第一章　哈斯凯尔勇士队

盛夏的一天下午,太阳热辣辣地照在地上。一个孤单的身影一步一拖地走在回家的路上。他双手插在后裤兜里,两眼聚精会神地看着前方的人行道。他身材瘦小,看上去一副虚弱的样子。身上穿的那件褪色的短袖圆领运动衫显得过于宽大。运动衫的背面印的是 哈斯凯尔勇士队。

卡特·麦卡利斯特,一个十四岁的男孩。但就在今天——八月二十五日,他遭到了淘汰。此刻,更衣室墙上的挂钟指向五点三十三分,但这里已找不到卡特·麦卡利斯特。

他知道,此时比利、珀森、埃迪还有球队里的那帮家伙一定在更衣室里。在经过队里最后一次选拔后,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他们正一边淋浴一边尽情地开着玩笑。他们把毛巾拍得啪啪作响,发泄着过剩的精力。他们会注意到我不在场吗 ?他心里问。他可不想让他们知道。在他们离开球场前,他就匆匆忙忙地洗好了澡,悄悄地溜了。

他真不明白,起初他是如何认为自己可以成为橄榄球队的一员的。他惟一表现良好的时候是在训练短距离冲刺时,每到这时他会紧紧跑在比利·尼科尔斯的后面,但比利跑着跑着就冲刺起来,而卡特只能吃力地跟着,两人总是有一段距离。

是啊,要成为球队的一员,他必须跟许多有运动才能的高个儿竞争。而且,他在球场上时,眼前总是闪现着他家老头子的身影。每当他没能把球接好时,老头子就会面对面地站在他的跟前。而每当他在奔跑中跌倒在地时,他爸爸就会大声喊叫“:起来 起来 !”当然啦,今天下午他爸爸并不在场。

也许,要是他哥哥米奇还住在家里,这橄榄球就不

会成为他们家的大事了。可米奇在家时也没少给家里人添乱。卡特并不想米奇回家来。

人行道的水泥路变成了泥土路,再走一条街就要到家了。放眼看去,这条街上的房子低矮而且大同小异。这时他倒吸了一口气,因为他看到了一辆福特全顺卡车停在他们家前面。他爸爸回家了,提前一周?卡特可没有做好面对爸爸的准备。他本能地转身往左一拐,沿着一条农家小道,来到一根熟悉的界桩前。这根粗大的界桩标志着从这里过去就是查理·斯宾塞的牧场了。

界桩的顶端已形成一个光滑的凹状,卡特爬了上去,坐在上面。从这里远远望去,弗林特山脉像一幅画一样默默地展现在眼前。眼前这种景象往往能缓和他的沮丧心情,使他暂时忘掉那些不愉快的小事——有时是大事。也许——谁知道呢?——这个让人心碎的八月二十五日啊!

他的右边是斯宾塞先生放牧小马驹的草场,这些用于赛马的马驹共有六匹。此刻它们正摇着头迈着轻快的步子向他走来。一个夏季下来,它们都快长成寻常马匹一样的个头了,但卡特还是把它们当做一群毛手毛脚没有成年的小马驹。它们好奇地喘着气,时而互相拥挤,在走近他时放慢了脚步。和往常一样,最先走到他跟前的是那匹清秀的小牝马,别的马驹挤在它的身后。这时卡特总是摩挲它的鼻子好一会工夫后,那匹高大的红棕色马驹才会挤进马群中间,但它总是推走身边的马匹,不让它们靠近自己。

这一次,五匹马围了卡特很长时间,那匹红棕马才加入它们的队伍。这家伙从没有靠近过卡特,卡特也就没有机会摸过它。红棕马的鼻子以下是惹人注目的白色条纹。最让人赞叹的是它那双明亮有神的眼睛。

小牝马一步一步向他走来,怯生生地挨近他,他的手终于感觉到了从它的鼻子呼出的一阵阵潮湿而又温

暖的喘息。要是他耐心地呆在那里不动,在红棕马把它挤走前,他还可以用手去抚摸它那毛茸茸的颤动的鼻子。

卡特坐在界桩上,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整个训练马匹冲刺的场地。远处左边是一座农舍,旁边是一个用金属柱子支起的牲口棚。牲口棚不远处正对着他的是一排起跑门。平时,驯马手就是骑着受训的马匹,奔驰在和起跑门连在一起的椭圆形跑道上。从他坐的界桩处,卡特能够近距离地观看那些从跑道的弯道疾驰而过的马匹和骑手。

不管什么时候,查理·斯宾塞的马场上总是有可看的东西。此刻就在牲口棚的附近,有两匹马正在机械地练习转圈;在牲口棚门口边上,斯宾塞先生正在和骑在一匹黑马上的小伙子说话;马场上还有一个小伙子,眼下也许他就在牲口棚里给马装上马鞍,为训练下一匹马做准备。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骑在黑马上的小伙子策马离开了斯宾塞先生,冲向了跑道。在阳光的照射下,他那缕露在骑手帽外面的红头发,显得特别醒目。卡特记起来了,他就是去年夏天在哈斯凯尔赛马场上经常获胜的骑手。当时卡特跟他的朋友打赌时,不知道该把赌注押在哪匹马上,他便挑中了这个红头发的骑手和他的马。最后他十有八九会赢得一大把的钢镚儿。卡特记得他姓沃克。

小伙子弓着身子骑在马上,姿势显得很放松,也许在他的心里只有胯下奔驰的骏马。卡特揉了揉隐隐作痛的大腿——下午训练时珀森的头盔撞在他的大腿上。他心想,要是自己也能骑着马在风中奔驰,那该多好啊!

他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他要给斯宾塞训练马匹,当一名骑手。

但是,斯宾塞先生一开始肯定会对他的条件表示怀疑,他会问,你有骑马的经验吗?唉,我想想……我

可以这样回答他 有呀 斯宾塞先生 去年整个夏天我都在骑斯金尼·普卢默家的小矮马 来来回回地走在萨拉·克莱默家屋前的大街上。噢 您对骑矮马不感兴趣 萨拉也不感兴趣。

但是 您看看我的个头 斯宾塞先生 我个儿小 可我很勇敢……

这让我想起了我的父亲。您是认识我家老头子的 就是肯尼斯·詹姆斯·麦卡利斯特 1971 年橄榄球联合会杯赛上的锋线人物。当时他就以打法硬朗而著称 现在他还是个硬汉 而且他希望自己的孩子也成为硬汉“ 要是软绵绵的像个娘儿们 你就会掉队 ”——这就是我想骑您那匹眼睛雪亮的红棕马的原因。

真的 除了显而易见的身材优势和埋藏在心里的强烈愿望 卡特没有任何能令人信服的资本。要想打动斯宾塞先生 他就得想出一个能够出色地表现自己的法子——一场漂亮的求职演说。

另外,他还得啃下另一块硬骨头,想方设法说服他爸爸,让爸爸同意他到跑马场去干活,要不然,他也会步米奇——他那个与一帮吸毒青年鬼混的哥哥——的后尘的。他们这帮人晚上曾经在哈斯凯尔赛马场偷偷地聚会。对他爸爸来说,米奇吸毒就是由于赛马引起的。所以,卡特眼下要做的就是必须证明哈斯凯尔赛马场与米奇的吸毒毫无关系。当然还要说服斯宾塞先生。

尽管米奇已经离家出走了,但作为他的弟弟,卡特觉得真是太难了。

在卡特的左边,那个叫沃克的骑手正又一次从弯道疾驰而过,而那匹褐色的小牝马正在用鼻子嗅他的手。别的马驹拥挤在它的身后。和往常一样,那匹红棕马推搡着挤进它们的中间,让它们知道是它们离开的时候了。小牝马后退着从卡特的身边走开,高大的红棕马把它和别的马驹赶到了开阔的牧场上。

“嘿,”卡特扯着嗓子对红棕马喊道“,总有一天我会骑到你的背上。”他的话似乎久久地悬在大草原上的天空中——像神圣的预言。他希望这是预言。

他从界桩上爬了下来,往家里走去,心里想着如何面对父亲的不悦。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二章　是卡特·麦卡利斯特！

卡特还没进屋就闻到了炸鸡的香味——一这是他最爱吃的菜,他妈妈一般都要在特别的日子才会做。唉,今天可不是寻常的日子,他心里想。

走上门廊的台阶时,他听到气象台预告炎热的天气还会持续。他知道此刻他爸爸一定是在看电视,硕大的身躯压在那把皮椅上。他进屋时就要面对着爸爸。在他旁边的桌子上肯定摆着一听啤酒,啤酒的旁边一定是他那顶印着‘全顺’商标的棒球帽。卡特耸了耸肩膀,定了定神,然后开了门。

“嘿。”他爸爸一边看天气预报一边和他打招呼。

“嗨,爸,这么早就回来啦?”

“我的车不能走原来的线路,这样我就能在家住几天。喂,选拔赛进行得怎么样?”

“还行。”卡特回答道。他爸爸笑了。他爸爸高兴的时候笑得比谁都开心。“等会儿我再跟你说这事。”说完他便快步走向厨房。真糟糕 原先他是打算直接把结果告诉父亲,尽快了结这事儿的。

他母亲正站在灶台边搅拌肉卤。她上身穿着一件宽松的圆领长袖运动衫,下身穿的是一条蓝色牛仔裤,头发扎成蓬松的马尾辫。卡特注意到,尽管母亲是这身打扮,她依然像个公主一样迷人。卡特走进厨房时她关切地看着他,但没有问他什么。就在昨天,她还跟他说地球并不是围绕橄榄球转的——母亲这样做是在安慰他 如果没能选进球队,生活还会继续。

她说:“我敢说你一定饿了,卡特。晚饭马上就好。”

“我没被选上,妈。”

她的手停止了搅拌,但仅仅是很短的一会儿。“这样的话你更需要好好地吃一顿饭,”她只是轻轻地说,“快去洗把脸吧。”

餐厅里摆好了桌子,上面放着餐巾。一分钟之后,这顿美妙的晚餐的话题就要转到橄榄球上,那多扫兴啊!

其实根本用不到一分钟。卡特的父亲坐下来后,从盘子里叉了三块鸡肉,身子挪向卡特,说道:“跟我说说,情况怎么样?”

“我被淘汰了。”他平静地说,接着吃了一口土豆泥。

父亲往椅背一靠:“你被怎么啦?”

“今天我被裁掉了,”他从碗里舀了一勺豌豆,又从盘子里叉了一条鸡腿,“就这么简单。”但是,毫无疑问,事情很快就要变复杂了。

他父亲拿起咖啡,一边喝着一边定睛看着卡特。

爸爸块头很大,浑身都是肌肉,而当他极为恼怒的时候,他的块头会显得更大。

父亲放下咖啡杯,开始吃起饭来。这样看来,老头子今晚用来对付他的是沉默,卡特心里想。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幸运的呢?

只有银餐具发出的叮当声,还有冰块碰击杯子发出的响声,似乎这是一次愉快的家庭团聚。母亲开始谈论起天气来,说这个夏天怎么无缘无故地这样炎热。但这个话题并没能起什么作用。实际上一切都显得太平静了,似乎预示着风暴即将来临。

最后还是母亲开口了,语调响亮而欢快:"我说孩子,你还是另选一项运动吧。肯,你知道他是喜欢运动的,又争强好胜,但今年他的个头还太小,不适合打——"

"得了吧,玛吉,他还不至于小到那个程度。"

卡特的双脚分别抵住椅子的两只脚。风暴终于来

了。

“肯,别忘了卡特那个班净是高个子男孩,何况——”

“你尽力拼抢了吗?”他父亲问道。

“我尽力了。”

“接球的时候你是怎么做的?你那双手不是蛮灵巧的吗?”

“哦,我想我接的还可以。”

“那冲撞呢?开球前你的肩膀是不是和争球线保持平行?”

在父亲提问的过程中,卡特注意到他那只放在桌子上的手时而紧紧地攥着,时而放开,最后攥紧的拳头便没松开过。虽然他不愿意,但还是发现自己在呆呆地看着拳头上的白色关节。以前他曾经见过这样的白色关节。他记不清那一次是因为什么,父亲的拳头重重地击在墙上,当时他的拳头关节也是白生生的。

问话突然停止了。肯·麦卡利斯特已经注意到儿子心不在焉。他飞快地瞥了一眼自己那只放在桌子上的手,然后慢慢地把手指伸展开,似乎只要他这样做便没有人会注意到刚才的情形了。与此同时,他那绷紧的脸也变得松弛了,脸上显出疲惫不堪的样子。他把椅子往后一推,二话不说便离开了餐厅。

“我很抱歉,卡特,”母亲说,“这事等会儿我们再说,就我们俩。”

卡特离开了餐桌,他的盘子里的饭菜动也没动。他走上楼梯,回到自己的房间。他把房门关上,然后躺在床上,双手枕着头,两眼出神地看着天花板上参差不齐的裂纹。

现在他父亲终于知道了他没能进入球队。

他把目光转向钉在墙上的照片,那是他们在打棒球时照的。每一张相片里站在前排、棕色的刘海露出棒球帽外的小个子就是他。当时的他还开心地笑着,

露出两排整齐的牙齿,他哪里想到自己最终不能成为橄榄球队的一员呢 他下了床,把图钉一一拔掉,取下相片叠整齐,然后小心翼翼地放到衣橱里,压在 T 恤衫下面。

他又躺到床上,打开收音机,电台里正在播放一首吟唱失恋的歌。啪的一声,他把收音机关掉了。

也许就在此时,橄榄球队的那帮家伙正在进城的路上。谁也没有给他打个电话,叫他到夏迪那家游乐室去看录像。

萨拉·克莱默一定和他们一起去了游乐室。他们肯定会告诉她他没被选进球队。要是她不至于忙着跟哪个男孩子调情,说不定她会为他感到可惜。唉,她爱跟谁就跟谁去吧。这样总比为他感到难过好。他并不需要任何人的怜悯——不管是她的,还是比利·尼科尔斯的,或者是别的什么人的怜悯。

他会很快振作起来,明天晚上他还要和他们一起

去克雷斯特电影院——星期六晚上可是看电影的时间。他一定要去,他要让他们知道,没有了橄榄球,生活照样过得开心。

楼下传来砰的一声,前门关上了,这表明他爸爸今晚不在家里过夜了。这种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是今晚跟以往不一样,卡特知道这都是由他引起的。

门外传来敲门声,是他母亲:“卡特?”她开门走了进来,坐在床沿上,关切地问:“你没事吧?”

母亲的话让他哽咽得说不出话来。他已经十四岁了,嗓音在渐渐变粗,但他还是克制不住自己,像一个小孩一样大哭起来。他用手臂抹了一下脸,两眼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纹,说道:“爸爸今天晚上因为我而离开了家。”

“哦,这我不知道,卡特。”

“嘿,我可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他一定是认为我在选拔赛上没有尽力,把事情全弄糟了。他也许以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